

Emily Carpent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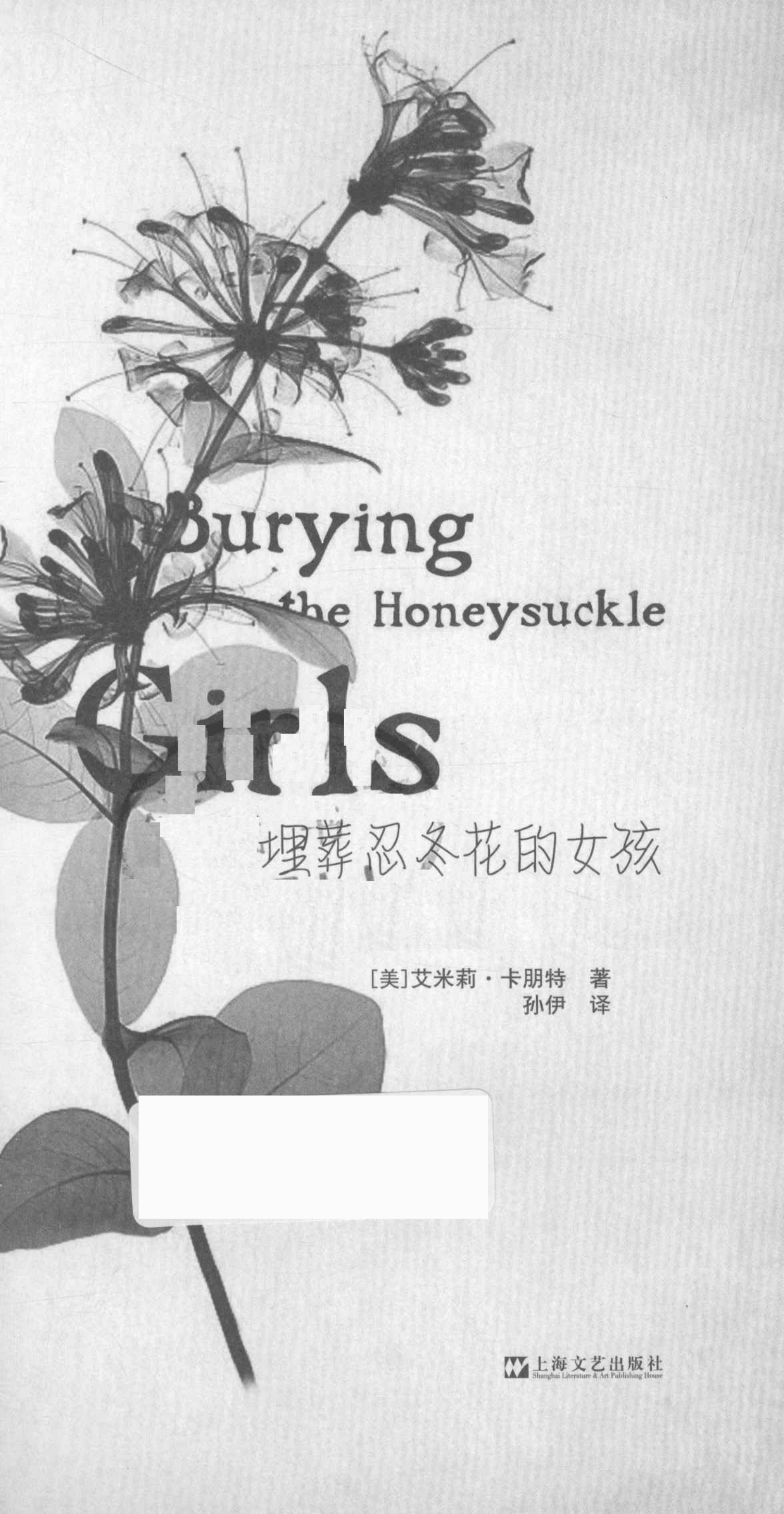
[美]艾米莉·卡朋特 著
孙伊 译



埋葬忍冬花 的女孩

Burying
The Honeysuckle
Girls





Burying the Honeysuckle Girls

埋葬忍冬花的女孩

[美] 艾米莉·卡朋特 著
孙伊 译

W 上海文艺出版社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埋葬忍冬花的女孩/(美) 艾米莉·卡朋特著; 孙伊译. --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7
(黑莓文学)

ISBN 978-7-5321-6498-1

I. ①埋… II. ①艾… ②孙…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288210号

BURYING THE HONEYSUCKLE GIRLS by Emily Carpenter

Copyright:© This edition made possible under a license arrangement originating
with Amazon Publishing, www.apub.com.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7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9-2017-043 号

发 行 人: 陈 征

责任编辑: 李珊珊

封面设计: 朱晓彦

书 名: 埋葬忍冬花的女孩

作 者: (美) 艾米莉·卡朋特

译 者: 孙 伊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

地 址: 上海绍兴路7号 200020

发 行: 上海文艺出版社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市绍兴路50号 200020 www.ewen.co

印 刷: 苏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3

插 页: 5

字 数: 165,000

印 次: 2018年1月第1版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I S B N: 978-7-5321-6498-1/I · 5188

定 价: 65.00元

告 读 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512-68180628



001 第一章 2012 年 9 月 15 日，星期六
亚拉巴马州，莫比尔市

017 第二章 1937 年 9 月
亚拉巴马州，西北尔山谷

025 第三章 2012 年 9 月 15 日，星期六
亚拉巴马州，莫比尔市

037 第四章 2012 年 9 月 15 日，星期六
亚拉巴马州，莫比尔市

051 第五章 2012 年 9 月 15 日，星期六
亚拉巴马州，莫比尔市

061 第六章 1937 年 10 月
亚拉巴马州，西北尔山谷

071 第七章 2012 年 9 月 16 日，星期日
亚拉巴马州，莫比尔市

079 第八章 2012 年 9 月 16 日，星期日
亚拉巴马州，莫比尔市

085 第九章 1937 年 10 月
亚拉巴马州，西北尔山谷

091 第十章 2012 年 9 月 16 日，星期日
亚拉巴马州，莫比尔市

101 第十一章

2012 年 9 月 16 日，星期日
亚拉巴马州，伯明翰市

111 第十二章

1937 年 10 月
亚拉巴马州，西北尔山谷

119 第十三章

2012 年 9 月 17 日，星期一
亚拉巴马州，伯明翰市

133 第十四章

2012 年 9 月 17 日，星期一
亚拉巴马州，伯明翰市

145 第十五章

1937 年 10 月
亚拉巴马州，西北尔山谷

153 第十六章

2012 年 9 月 18 日，星期二
亚拉巴马州，伯明翰市

165 第十七章

2012 年 9 月 19 日，星期三
亚拉巴马州，伯明翰市

177 第十八章

1937 年 10 月
亚拉巴马州，西北尔山谷

183 第十九章

2012 年 9 月 20 日，星期四
亚拉巴马州，塔斯卡卢萨县

191 第二十章

2012 年 9 月 20 日，星期四
亚拉巴马州，塔斯卡卢萨县

203 第二十一章

1937 年 10 月
亚拉巴马州，西北尔山谷

209 第二十二章

2012 年 9 月 21 日，星期五
亚拉巴马州，塔斯卡卢萨县

221 第二十三章

2012 年 9 月 21 日，星期五
亚拉巴马州，伯明翰市

229 第二十四章

2012 年 9 月 21 日，星期五
亚拉巴马州，伯明翰市

239 第二十五章

2012 年 9 月 22 日，星期六
亚拉巴马州，伯明翰市

241 第二十六章

1937 年 10 月
亚拉巴马州，西北尔山谷

249 第二十七章

2012 年 9 月 23 日，星期日
亚拉巴马州，伯明翰市

263 第二十八章

2012 年 9 月 23 日，星期日
亚拉巴马州，塔斯卡卢萨县

269 第二十九章

2012 年 9 月 24 日，星期一
亚拉巴马州，塔斯卡卢萨县

273 第三十章

2012 年 9 月 26 日，星期三
亚拉巴马州，塔斯卡卢萨县

281 第三十一章

2012 年 9 月 27 日，星期四
亚拉巴马州，塔斯卡卢萨县

293 第三十二章

1937 年 10 月
亚拉巴马州，西北尔山谷

305 第三十三章

2012 年 9 月 28 日，星期五
亚拉巴马州，塔斯卡卢萨县

317 第三十四章

2012 年 9 月 28 日，星期五
亚拉巴马州，西北尔山谷

325 第三十五章

2012 年 9 月 28 日，星期五
亚拉巴马州，西北尔山谷

337 第三十六章

2012 年 9 月 29 日，星期六
亚拉巴马州，西北尔山谷

343 第三十七章

1937 年 10 月
亚拉巴马州，西北尔山谷

355 第三十八章

2012 年 9 月 29 日，星期六
亚拉巴马州，西北尔山谷

365 第三十九章

2012 年 9 月 29 日，星期六
亚拉巴马州，莫比尔市

377 第四十章

2012 年 9 月 30 日，星期日
亚拉巴马州，莫比尔市

381 第四十一章

2012 年 10 月
亚拉巴马州，莫比尔市

385 第四十二章

1937 年 10 月
亚拉巴马州，西北尔山谷

391 第四十三章

2012 年 10 月
亚拉巴马州，莫比尔市

407 尾声

410 致谢





第一章

2012年9月15日，星期六

亚拉巴马州，莫比尔市

整整一年，我觉得自己像生活在地下。一开始是被那些沉重的药物弄得喘不过气，后来是被身边那些帮我战胜它们的人。但是当我驶上通往父亲家的那条蜿蜒坑洼的马路时，我有一种感觉——我终于从骨头、化石、树根和岩石中挖出一条路，破土而出，来到明亮的地面。

噢，天啊，它可真明亮。

双向车道排起了长队，亚拉巴马州的阳光照在车身上，晃得我眼花。我踩住磨旧的刹车板，老爷车猛震几下，停住了。我用手遮住刺目的阳光，望向路

尽头的大房子。莫莉·罗布或许正在举行花园聚会。既然我离开了，不会再造成尴尬，她大概会把聚会地点从和我哥哥温一起生活的那个不够华丽的砖砌牧场式住宅改到这里。

又或许他们是在为温的竞选举办筹款会。我知道他一直计划明年竞选州长，趁着父亲的政治影响力还在。可是在爸爸的房子聚会？他现在病得那么重，受不了打扰。按照他的医生的说法，阿兹海默症在晚期不会停止发展，只会一直呈恶化趋势，直到病人的一切都变得面目全非。

欢迎我回家的派对？不可能。经过这一年，他们不会为我举办派对的。何况我比建议日期提前了一周半离开，根本没人知道我要回来。

我沿着车道缓慢移动，尽量开到最远的地方，停在一辆凯迪拉克和一辆路虎揽胜中间。从我站的地方可以清楚地看到那栋房子：白色墙板，黑色百叶窗，在下午的薄雾中显得斑驳。在浑浊宽阔的多格河东岸，几亩沼泽和树林保护着父亲的祖辈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建造的这栋低地风格的小木屋。

透过车内通风口，我闻到空气有种又咸又湿的味道，我坐在车里，一块云遮住了太阳。

我就在这几亩土地上长大。毕业后时不时住在这里——和父亲关系好的时候、戒掉毒瘾的时候就回来，其他时候就离开。我一直把这里当作自己的家，我站在车道上，感到肠胃在扭绞。温和莫莉·罗布让这个



地方变得破败了。天色半暗，在杂草和疯长的杜鹃花中间，它看起来有些阴森。

我希望他们对父亲的照料更用心些。

我爬出我的捷达车，用力关上车门，莫比尔海边浓厚的热气裹住我，欢迎我回到这片生者之地，回到我幼时的家。我深深呼吸，极力渴望把河的味道吸进肺里。

我能做到。我或许还很虚弱，但已经不是约一年前被送到戒毒所时的那个人了。我使劲眨眼，想让那些影像消失——亮着钠灯房间里，有咖啡渍的毯子周围摆着一圈金属椅子。女人们鱼贯而入，颓废憔悴，脸上带着无力自救的麻木。我猜我是被她们吓坏了，不知为何，我终于在她们脸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我沿着车道往上走，踮着脚尖，不让新靴子的鞋跟陷进坑里。靴子是我用“中途之家”的女人给我的礼品卡买的。一小时前在折扣店试穿时，它们给了我一股自信。当然，我忘了这愚蠢的路面。

我踮着脚尖沿车道走了十二步——不是所谓的“十二步戒除法”，是真的步子——然后，我看到了什么东西，一瞬间仿佛回到了二十五年前自己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

一只红渡鸦。

这只大鸟落在宽阔的门前台阶侧栏杆的中柱上。光滑漆黑的尾巴低垂着，弯曲的鸟喙一下下朝天空啄去。这家伙有普通乌鸦两倍大，和鹰的体型差不多。

每过几秒，它就会展开翅膀，我觉得自己在它的羽毛间看到了红色条纹，在阳光中一闪而过。

我握紧拳头，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河水的湿热和气味让我头疼。

我不是我母亲。

忍冬花女孩不存在。

我的指尖没有金粉。

世界上没有红渡鸦。

我对着闷热的空气大声说出这番话，这是一种有效的方法，几个月以来我在“中途之家”一直是这么做的。我说得坚定而明确，就像我真的相信它们一样。我睁开眼睛，颤抖着呼出一口气。渡鸦身上没有红色，我能看到的地方都没有。它只是一只平凡无奇的黑鸟，用黑白相间的眼珠盯着我。

我松开拳头，再次深呼吸。回家可能让我有压力，但我不能用过去的那套办法处理。我再也不需要它们了——金粉或红渡鸦或我以前假装能看到的任何东西。让它们离开并不容易——它们已经变形，有了自己的生命——但现在我有了“肯定法”，不必再玩这些童年的旧把戏。我可以像正常人那样存在和生活。

那只鸟展开翅膀，飞走了。我走近台阶，触摸它刚才停留的地方。我仔细查看柱子，看手指是否在上面留下了金粉。没有。没有渡鸦，没有金粉。一切都



会好的。我只需要相信肯定法，相信自己，继续前进。让过程带我前进。

我走上台阶，然后停住了，不知是该敲门还是直接进去。我离开不到一年，可是……这是漫长的一年。漫长，艰难，让人失去希望的一年。三个月因为羟考酮等药物严重丧失能力，三个月在戒毒所，还有近六个月在“中途之家”。可怕的一年。

我没看到带斑点的紫色大象已经是个奇迹。

我推开门，灯光晃得我直眨眼。水晶吊灯、台灯、壁灯——视线范围内的所有灯都亮着。诡异。太亮的光线会让爸爸犯病，让他烦躁混乱。我停下脚步，等着沉重的橡木门在身后咣当一声关上，然后按下一排电灯开关，让房间笼罩在黑暗中。我把手提包放在有刺绣垫子的长凳上。

房子深处传来低沉的声音。如果是聚会，也太安静了。没有音乐，没有笑声，我感到一阵恐惧。是不是他死了，却没人通知我？我走到房子中间的长走廊，注意到大理石圆桌的桌面上摆着一束精心插好的玫瑰、百合和绣球花。葬礼用花。我的目光无法移开。

我的嫂子莫莉·罗布从起居室踏上走廊的另一头，我惊讶得身子僵住了。她穿的不是平时的瑜伽裤和背心，而是一身米色的垂坠感套装——五十岁妇女而不是三十四岁女人的着装。她的头发看起来刚被修剪并拉直过。她伸出双臂朝我走来。

“阿西娅，你怎么来了？”她紧紧把我抱进瘦得

硌人的怀里。她身上陌生的香水味和鲜花香混在一起，让我想吐。

“我留了言……”我的声音渐渐变小了。我给父亲打过电话，但他没回复。当时我没有感到奇怪，因为他有时候就是不想和我说话。“他——他死了吗？”我费了好大劲才问出口。如果出了什么事，莫莉·罗布肯定会给我打电话。我知道我离开的时候她很生气，但是归根到底，我们依然是一家人。

莫莉·罗布退了一步，涂了口红的嘴唇张成一个完美的○型。“亲爱的，没有，没有。”她又抱住了我，这次抱得更紧，我如释重负，一下子靠在了她身上。

“天啊，你吓死我了。”

她没有笑，而是把我从怀里推开，眯起眼睛打量着我。她在检查我的瞳孔，我早就习惯了。她的目光向下扫了一眼我身上的褪色黑牛仔裤和走形的灰T恤，皱了皱眉。“你离开的这段日子，很多事情变了，阿西娅。”

“发生什么了？”

她用两只鸟爪般的手抓住我的胳膊。“他情况不好，阿西娅，所以我和温搬过来了。我们认为应该给每个人一个机会……”她转身看向房子深处。“他已经不认识人了。”

“你们应该给我打电话。”

“我们觉得最好让你做完治疗——”

我不想再听下去，立刻挣脱她的手，顺着走廊往



里走。进入起居室，我突然停下脚步，房间里人多得让我惊讶。到处都是人。有些是我小时候或高中时认识的，还有父亲的一些多年没有登门的老朋友。有个皮肤斑驳发黄的老人，拄着一根鹿角手杖，我认出他是父亲的朋友诺斯科特先生。

他年长父亲二十岁，一直对父亲充当着类似导师的角色。一位有钱的导师，曾出资支持父亲竞选司法部长。我个人一直不喜欢他。他身上散发出一种明白无误的旧式南方家长气息，而且从来不怎么跟我说话。

他向我点点头，为了避免和他交流，我转身环视房间。眼前的景象让我体内涌过一阵恐慌。属于我人生不同地点和时期的名字和面孔旋转着，不协调地混合在一起。让我措手不及。

然后我看到了一个完全没料到的人，感到痛苦而惊讶。我太熟悉这张面孔了，尽管已经很久没见……或许有十几年了。温柔的眼睛，令人无法抗拒的温暖笑容，永远被太阳晒黑的鼻子——这里的大部分男人都是如此，因为他们四分之三的生活是在船上度过的。

杰伊。

他正在和住在隔壁的肯珀夫人聊天，不时点头大笑，我看着他，有些恍惚。他看上去和十年前——不，十一年前——一模一样，也许还更好看了。我对这张脸从来没有免疫力，从第一次在赫夫曼夫人拥挤的二年级教室里见到他时就是如此。并不是因为它是最英

俊的，吸引我的是这张脸上一切的搭配方式，一种从进化角度来看万里挑一的特质，它在我七岁时就迷住了我——尽管我花了十年才承认——现在依然让我着迷。

该死。再次见到他的感觉，就像是心脏被一群野狗撕咬，至少可以说毫不愉快。自从高中毕业，我一直成功地躲开他，后来听说他搬去了北部。他一定是回来看望父母的。也可能是又搬回来了。太棒了。我迅速移开目光，试图融入房间的人群中。

我终于找到了父亲，他坐在一把靠墙的扶手椅上，面前是一扇窗户，可以看到长廊和远处绿草如茵的河岸。大概是莫莉·罗布给他穿上了一件挺括的白衬衫和蓝外套。但是他刚刮过的脸看起来很松弛，蓝眼睛目光涣散，比七十三岁时显老了许多。他身子两侧各有一个印花棉布枕头撑着，膝盖上放着一只小狗，一只博美或吉娃娃。

那只狗让我吃了一惊。父亲喜欢的狗是拉布拉多猎犬。从我记事起，家里养过好几只巧克力色的拉布拉多，都叫“弗利”。我还记得他一年前站在前廊上看着我离开的样子。他没有拥抱我，手放在最后一只拉布拉多的头上，慢慢地、有节奏地打圈抚摸着它。

我在椅子边蹲下，我的脸比他的脸稍低。他低头看着我，茫然的蓝眼睛和颤抖的嘴唇。我挤出一个笑容。那只狗用一双凸眼睛瞪着我，不知为何让我想到了莫莉·罗布。



“爸爸。”

他的表情没有变化。

我把一只手放在他的膝头，小狗开始低声咆哮。

我说：“我回来了。”他一言不发，但也没移开目光。

于是我继续说：“很高兴再见到你。”

我看到他的瞳孔收缩，闪过一丝认出我的神色。

“阿西娅。”他很快地说出我的名字，就像它在他嘴里制造了不好的味道，而他正试图把它吐出来。

“是我。”我努力让自己的语气显得愉快。我拍了拍他的膝盖，强迫自己一直看着他，而不是检查自己是否在他的裤子上留下了金粉。

“出去。”他说。

我的心缩紧了，急促地吸了一口气。我盯着他的眼睛微笑，试着和他交流。试着让他想起我是谁。我是你的女儿。我是阿西娅。我不是特里克茜，我不是我母亲——

“出去。”他又说了一遍，声音几不可闻。

我震惊不已，但依然低着头提醒自己：我以前也听他说过这句话。事实上在他把我赶出家门之前，我听到过好几次。

他病了。他不记得我们的那些谈话了——我已经履行了所有承诺，他说我可以回家了，可以一直待在这里，直到我找到工作、攒下一些钱为止。我深吸一口气，提醒自己：面前的这个男人其实不是我的父亲。

“爸爸，我回来了。”我没有加上“从戒毒所”

几个字。如果他不记得了，我当然不想提醒他。我再次微笑。“我现在很好。真的很好。”

“这是给你过生日吗？”

“不是。这是为您举行的聚会。”

“你三十岁了。”

我摇了摇头，依然努力保持微笑，只是越来越难。我感到自己在“中途之家”忍住的泪水马上就要倾泻而出。“还要过几个星期，9月30号我才三十岁。还记得吗？三十号三十岁？”

说这番话的时候，我感到一阵寒意沿着我的脊椎传下去。尽管我看过的每个心理医生和咨询师都向我保证，说母亲没有权利那样吓唬一个五岁的孩子，可我依然记得她在自己三十岁生日那晚对我说的一切，那是她生前我最后一次见到她。“等着她。等着忍冬花女孩。我想她会找到你，如果没有，你要找到她。”

父亲把我的手从膝头推落，向后缩回椅子里。

“出去！”他说。那只狗冲我狂吠起来。短促刺耳的两声。小杂种。我真想把它扔到房间那头。爸爸看着我的身后，一只手拼命伸向远处。“把她弄走！让这个疯婊子走！”

房间陷入寂静，我感到人们在远离这把扶手椅。我没有抬头，但我知道所有人——包括杰伊——都在看着。我的脸在发烧，眼泪不受控制地涌出来。我的父亲。我的亲生父亲对我大喊，让我滚出他的房子。但我无法顺从。我根本动弹不得，只能蜷缩在地板上。